

略谈茶的历史及其有关诗文

陈友琴

日本人提倡“茶道”，其实所谓“茶道”原是从中国学去的，他们自己也承认。我们对于“茶”真是源远流长，要追源溯流，还得从古籍中寻找。

现在我搜集了一点有关资料，略谈茶的历史及其有关的诗文。

饮茶的确记载，始见于汉·王褒的《僮约》，其中有“武阳卖茶”、“烹茶尽其脯”的句子。这应是较早的记载。

陈寿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有云：“孙皓每飨宴，无不竟日，坐席无能否，率以七升为限……。曜素饮酒不过三升，初见礼异时，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菹以当酒”。“茶菹当酒”应是后来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的先声。《晋书·陆纳传》：“纳为吴兴太守，时卫将军谢安，尝欲诣纳，安既至，但设茶果而已”。纳时为吏部尚书。吏部尚书又为吴兴太守，对于谢安这样的名流，只设茶果，不铺张筵席，这种俭朴的作风是深堪赞许的。

晋·左思《娇女诗》：“吾家有娇女，皎皎颇白皙。……心为茶菹剧，吹歔对鼎铉……。”茶和菹不同，据《尔雅·释木》疏，郭云：“早采者为茶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菹。”菹，《韵会》：“丛尺充切，音舛，茶叶老者”。《类篇》：“茶晚取者多菹”。

《隋书》：“隋文帝微时，梦神易其脑骨，自尔脑痛，忽遇一僧，曰：山中有茗，煮而饮之，当愈。帝服之有效，由是天下竞采而饮之。”自从隋文帝这样一提倡，茶的功用及其名气就愈来愈大了。

到了唐朝，出了一个和尚叫陆羽的，他写了一部书叫《茶经》，共分十篇。一之源，二之具，三之造，四之器，五之煮，六之饮，七之事，八之出，九之略，十之图。后人奉陆羽为茶神，用陶器造女象，向之礼拜，为之歌云：“不羨黄金壘，不羨白玉杯，不羨朝入省，不羨暮入台，千羨万羨西方水，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陆羽是湖北竟陵人，由于他出了家，和尚都尊崇他，在世俗中把他当作神来供奉，更不用说了。

唐·李白有《答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，序中有云：“……其水边处，有若草罗生，枝叶如碧玉，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。年八十馀岁，颜色如桃花，而此若清番滑熟异于他者，所以能还童振枯，扶人寿也。……诗云：常闻玉泉山，山洞多乳窟。仙鼠如白鸦，倒悬清溪月。茗生此中石，玉泉流不歇。根柯洒芳津，采服润肌骨。丛老卷绿叶，枝枝相接连。曝成仙人掌，似拍洪崖肩。举世未见之，其名定谁传。……”后世人只爱读青莲居士咏酒的诗，而不注意他也有咏茶的名作，酒店里挂“太白遗风”的招牌，而茶店里却只供陆羽，不知李白虽是酒仙也还是茶仙哩。

杜甫是诗圣，他对于茶也是很爱重的。如《已上人茅斋》有“枕簟入林僻，茶瓜留客迟”之句。《重过何氏五首》之三有云：“落日平台上，春风啜茗时”。《进艇》七律末二句云：“茗饮蔗浆携所有，瓷甕无谢玉为缸。”……等等都是。

白居易《吟元郎中白须兼饮雪水因题壁上》：“冷咏霜毛句，闲尝雪水茶。城中展眉处，只是有元家。”《偶作二首》之二有云：“或饮茶一盏，或吟诗一章”。《履道新居二十韵》：“……移榻临平岸，携茶上小舟。”又《琴茶》：“琴里知闻惟绿水，茶中故旧是蒙山。”蒙山即蒙顶山，所谓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”的即是。乐天又有“药销日宴三匙饭，酒渴春深一碗茶”，“春风小榼三升酒，寒食深炉一碗茶”等句。

乐天《代妻戏贺扬州六尚书诗》：“嫁得黔婁为妹婿，可能空寄蜀

茶来”。又《新茶》：“小盏吹醅尝冷酒，深炉敲火炙新茶。”又《萧员外寄新蜀茶》：“蜀茶寄到但惊新，渭水煎来始觉珍，满瓯似乳堪持玩，况是春深酒渴人”。

柳宗元《酬巽上人的竹间自采新茶见赠》：“芳丛翳新竹，零落凝清华。复此雪山客，晨朝掇灵芽”。又《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诗》有“劝策扶危杖，邀持当酒茶”之句。

刘禹锡《西山兰若试茶歌》：“山僧后檐茶数丛，春来映竹抽新茸。莞然为客振衣起，自傍芳丛摘鹰觜。斯须炒成满室香，便酌砌下金沙水。骤雨松声入鼎来，白云满盃花裊回。悠扬喷鼻宿醒散，清峭徹骨烦襟开。阳崖阴岭各殊气，未若竹下莓苔地。炎帝虽尝未解煎，桐君有籀那知味。新芽连拳半未舒，自摘至煎俄顷馀。木蘭墜露香微似，瑶草临波色不如。僧言灵味宜幽寂，采采翘英为嘉客。不辞緘封寄郡斋，甌井铜炉损标格。何况蒙山顾渚春，白泥赤印走风尘。欲知花乳清冷味，须是眠云跂石人（跂一作卧）”。又《送蕲州李郎中赴任》：有“松花满盃试新茶”之句。

按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：唐造茶与今不同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。唐则旋摘旋炒。刘梦得《试茶歌》：“自傍芳丛摘鹰嘴，斯须炒成满室香”。又云：“阳崖阴岭各殊气，未若竹下莓苔地。”竹间茶最佳，今亦如此。唐末有碾磨，止用臼，多是煎茶。张志和婢樵青，使竹里煎茶。柳子厚《夏夜偶作》云：“山童隔竹敲茶臼”。与梦得欲保持花乳清冷于眠云跂石之人，蓬瀛侣终是蓬瀛侣者面貌微有不同。

杜牧《题茶山》：“山实东吴秀，茶称瑞草魁。剖符虽俗吏，修贡众仙才。……”（按茶山在江苏宜兴）。又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》：“笙歌登画船，十日清明前。山秀白云膩，溪光红粉鲜。欲开未开花，半阴半晴天。谁知病太守，犹得作茶仙”。

齐己僧有《咏茶十二韵》：“百草让为灵，功先百草成。甘传天下口，贵占火前名。出处春无雁，收时谷有莺。封题从泽国，贡献入秦京。鼻觉精新极，尝知骨自轻，研通天柱响，摘绕蜀山

明。赋客秋吟起，禅师昼卧惊，角开香满室，炉动绿凝铛。晚忆凉泉对，闲思异果平，松黄乾旋泛，云母滑随倾。颇贵高人寄，尤宜别匪盛。曾寻修事法，妙尽陆先生。”又《尝茶》：“石屋晚烟生，松窗铁碾声。因留来客试，共说寄僧名。味击诗魔乱，香搜睡思轻。春风罨溪上，忆傍绿丛行”。又《谢涇湖茶》：“涇湖唯上贡，何以惠寻常？还是诗心苦，堪消蠹面香。碾声通一空，烹色带残阳，若有新春者，西来信勿忘。”涇湖在湖南岳阳县城南。

曹邨集中有一首《故人寄茶》：“剑外九华英，缄题下玉京。开时微月上，碾处乱泉声。半夜招僧至，孤吟对月烹。碧沉霞脚碎，香泛乳花轻。六腑睡神去，数朝诗思清。月馀不敢费，留伴肘书行”。

以饮茶著名的卢仝有《谢孟谏议寄新茶诗》：

日高丈五睡正浓，将军打马惊周公。口云谏议送书信，白绢斜封三道印。开缄宛见谏议面，手阅月团三百片。闻道新年入山里，蛰虫惊动春风起。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仁风暗结珠琲瓃（蓓蕾），先春抽出黄金芽。摘鲜焙芳旋封裹，至精至好且不奢。至尊之馀合王公，何事便到山人家。柴门反关无俗客，纱帽笼头白煎喫。碧云引风吹不断，白花浮光凝椀面。一椀喉吻润，两椀破孤闷。三椀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椀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椀肌骨清，六椀通仙灵。七椀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蓬莱山，在何处，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。山上群仙司下土，地位清高隔风雨。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，堕在巖崖受辛苦。便为谏议问苍生，到头还得苏息否？

此外，卢仝还有《忆金鹅山沉山人二首》：“一片新茶破鼻香，请君速来助我喜。”《示添丁》：“日高始进一椀茶。”

韩翃《谢茶表》：“吴主礼贤，方闻置茗；晋臣爱客，才有分茶。……”

方干《采茶》诗：“云岛采茶常失路”。

温庭筠有《采茶录》一卷（《唐书·艺文志》）。

唐赵璘《因话录》卷三也谈到陆羽，略云：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，其先不知何许人。竟陵龙盖寺僧姓陆，于隄上得一初生

儿，收育之，遂以陆为氏。及长，聪慧多能，学赡词逸，诙谐纵辩，盖东方曼倩之俦。……性嗜茶，始创煎茶法，至今鬻茶之家，陶为其象，置于炆器之间云宜茶足利。

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《饮茶》：“命奴子取钱三十文，酬煎茶博士。宋代茶酒坊侍应概称博士。”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饮食果子》：“凡店内卖下酒厨子，谓之茶饭量酒博士。”

江州刺史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：故刑部侍郎刘公讳伯刍于又新，丈人行也。为学精博，颇有风鉴。称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：扬子江南零水第一，无锡惠山寺石水第二，苏州虎丘寺石水第三，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，扬州大明寺水第五，吴松江水第六，淮水最下第七。略谓：“元和九年春，予初成名，与同年生期于荐福寺，余与李德垂先至，憩西厢，玄鉴室。会适有楚僧至，置囊有数编书，余偶抽一通览焉，文细密，皆杂记，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”。此记即写陆羽善于茶而亦识水之优劣的具体描写。结论是“楚水第一，晋水最下。水之等级自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至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、雪水第二十止。次述煮茶泉品。附宋欧阳修《大明水记》，《浮槎山水记》。（李季卿，代宗朝，刺湖州，与陆羽相值于维扬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欢。）

宋·蔡襄（君谟）著《茶录》，上篇论茶之色、香、味、及藏茶、炙茶、碾茶、罗茶、候汤、熳盏（熳音膺，火气熳上，火迫也）、点茶。下篇论茶器、茶焙、茶笼、砧椎、茶铃（用以炙茶）、茶碾、茶罗、茶盏、茶匙、汤瓶。

宋建安道人黄儒著《茶品要录》一、总论，二、采造过时，三、白合盗叶，四、入杂，五、蒸不熟，六、过熟，七、焦釜，八、压黄，九、清膏，十、伤焙，十一、辨壑源沙溪，十二、后论。

陆树声《茶寮记》：序中论茶窰、凡瓢汲罍注濯沸之具，咸庀，择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。煎茶七类：一人品，二品泉，三烹点，四尝茶，五茶候，六茶侣，七茶勋。附：龙坡山子茶、圣杨花汤社等十八则。

欧阳修《尝新茶呈圣俞》诗题下注云：“《茶经》，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，其树如瓜芦叶，如梔子花，如白蔷薇，实如椶櫚，叶如丁香，根如胡桃。”诗云：“建安三千里，京师三月尝新茶。人情好先务取胜，百物贵早相矜夸。年穷腊尽春欲动，蛰雷未起驱龙蛇。……建安太守急寄我，香萌包裹封题斜。泉甘器洁天色好，坐中拣择客亦嘉。新香嫩色如始造，不似来远从天涯。停匙侧盏试水路，试目向空看乳花。可怜俗夫把金铤，猛火炙背如虾蟆。由来真物有奇赏，坐逢诗老频咨嗟。须臾共起索酒饮，何异奏雅终淫哇”。欧阳公把茶比作“奏雅”，把酒比作“淫哇”，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

大小笼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（君谟）。欧阳修闻君谟进小龙团，惊叹曰：君谟，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耶？这又是对大臣风度发生的议论，并不是对茶的本身有什么贬意。

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：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。仁宗时，蔡君谟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以献。按龙团系制茶为圆饼，上印龙凤纹，宋时专供御饮。凤饼，饼上印有凤文，故名。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：“本朝之兴，岁修建溪之贡，龙团凤饼，名冠天下。”

苏轼《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，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》：“妙供来香积，珍烹具太官。拣芽分雀舌，赐茗出龙团。晓日云菴暖，春风浴殿寒。聊将试道眼，莫作两般看。”《游诸佛舍一日饮醪茶七钱戏书勒师壁》：“示病维摩元不病，在家灵运已忘家。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椀茶”。

又《和蒋夔寄茶》长诗，也是众所周知的，以较长，不具引。最为人爱诵的，如《汲江煎茶》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焚，（自注：唐人云：茶须缓火炙，活火煎。）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甕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茶雨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椀（盃），坐数荒村长短更。”又《新茶送签判程朝奉以愧其母有诗相谢次韵答之》诗云：“缝衣付与溧阳尉，舍肉还归颖谷封。闻道平反供一笑，会须难老待千钟。火前试焙分新胯

(股也)，雪里头纲辍赐龙。从此升堂是兄弟，一瓯林下记相逢。”

又《虎跑泉》：“金沙泉涌雪涛香，洒作醍醐大地凉。解妒九天河影白，遥通百谷海声长。僧来汲月归灵石，人到寻源宿上方。更读茶经校奇品，山瓢留待羽仙尝。”

朱熹还用茶做礼物，在他《答江宾臣书》中有云：“江茶五瓶，少见微意。”足见茶在宋代已是人们常用作礼物互相馈赠的。

最后，说一下“别茶”和“分茶”的意义。

先说“别”：辨别之意。《茶录》（蔡襄云：善别茶者，正如相工之眎（视）人气色也。白居易诗：“不寄他人先寄我，应缘我是别茶人。”“别茶人”就是辨别茶味的行家。

再说“分茶”：陆游《临安春初霁》诗，有“晴窗细乳戏分茶”之句，也就是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所谓的“鉴别”或“鉴辨”。唐·陆羽《茶经》里《六之饮》说：茶有九难，二曰别。陆游说“戏分茶”，表示他不过聊以消遣，并非胜任这桩“难”事的专家。参看白居易《谢李六郎寄新蜀茶》说的“别茶”；向子諲《浣溪纱》词赠赵揔自注：“赵能著棋、写字、分茶、弹琴”，可见“分茶”也是一艺，它是与弹琴、著棋、写字、并称的。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一《淡庵座上观颢上人分茶》，“细乳”指沏茶时水面的泡沫，《茶经》“五之煮”所谓“沫饽”，《大观茶论》所谓“立作乳点勃结”，“乳雾汹涌，溢盏而起”，就是唐宋人写喝茶的诗文里常讲的“粥面”“乳花”。沫饽，汤之华，华之薄者曰沫，厚者曰饽，轻者曰花。

以上略谈茶的历史及其有关的诗文杂记的一小部分，偏重于唐宋，宋以后没有论及，挂一漏万，自知谫陋，敬希方家指正。